

十七史商榷

二



權商史七十
(二)

撰盛鳴王

十七史商榷卷一

清 東吳王鳴盛撰

史記一

史記集解分八十卷

漢志史記百三十篇。無卷數。裴駰集解則分八十卷。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序。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又別列裴注八十卷。新舊唐志亦然。不知何人刻集解。亦以一篇爲一卷。疑始於宋人。今予所據常熟毛晉刻。正如此。裴氏八十卷之舊。不可復見。不知其分卷若何。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皆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真僞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譌謬也。有某氏者。藏書最稱奧博。自誇其家藏宋刻開元本史記。升老子於列傳首。居伯夷上。又自誇集諸宋版史記。共成一書。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長短咸備。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雜綴爲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爲百衲史記。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開元本分卷若干。其爲仍裴駰之舊乎。抑已改之乎。某之學不足以知此。竟未嘗討論及之。如某之搜奇訪祕。多見多聞。較儉陋者誠不可同日語。惜其未有

學識。枉見如許奇祕古本。竟不能有所發明。以開益後人。如某但可云能藏書。未敢許爲能校書。能讀書也。或問予曰。讀書但當求其意理。卷帙離合。有何關繫。而子斷斷若此。予笑而不能答。

索隱正義皆單行

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正義三十卷。見唐志。皆別自單行。不與正文相附。今本皆散入。明監版及震澤王氏。甫田柯氏刻並同。

惟常熟毛晉既專刻集解外。又別得北宋刻索隱單行本。而重翻刻之。是小司馬本來面目。自識云。倘有問張守節正義者。有王震澤行本在。震澤本亦非唐本三十卷之舊。亦是將司馬氏張氏注散入裴本中者。但必出自宋人。故毛氏云然。張氏三十卷本。今不可得而見矣。

遷字子長

集解序張守節正義云。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案遷之字。史記自序及漢書本傳皆不見。惟見法言寡見篇。後漢書張衡傳。晉書干寶傳。文選載其報任安書。亦著司馬子長。魏收魏書附收上書啓亦稱之。新唐書柳宗元傳亦云。韓愈評其文似司馬子長。但楊子雲既稱之。則班氏豈有不知。而竟不著於本傳。蓋史例雖至班氏而定。每人輒冠以字某。某郡縣人。而遷傳即用自序元文。例不畫一。故漏其字。又自序云。遷生龍門。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故張氏以爲左馮翊人。

子長遊蹤

司馬遷自言生長龍門。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扈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此游所涉歷甚多。閱時必甚久。約計當有數年。歸後始仕爲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印、筰。昆明。還報命。徐廣以爲平西南夷在元鼎六年。其明年爲元封元年。約計是時。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元封初。其父談卒。遷使還見父。父卒三歲。始爲太史令。而絀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是時遷之年。蓋已五十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旣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時必六十餘矣。後爲中書令卒。必在武帝之末。曹參世家末言。參之五世孫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卽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誅。而史記田叔傳及仁死事。且云。予與仁善。故述之。又報安書。作於安下獄將論死之時。則巫蠱之獄。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漢書本傳於報任安書後言遷卒。則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孝武本紀裴駙注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愚謂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案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爲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卽卒。不及追改也。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爲今上耳。

五帝本紀贊自言。予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黃帝紀云。西至空桐。注引韋昭曰。山在

隴右。又戰於涿鹿之野。注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遷東至海。南至江。淮。卽二十南遊事。至空峒。涿鹿遊跡。不知約在何年。其二十南遊。無空峒。涿鹿蹤跡。河渠書贊則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潔。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其廬山以下云云。蓋卽二十南遊所歷。瞻岷山。離碓。卽爲郎中使巴蜀時事。意者其時并至隴右。故登空峒。若朔方及涿鹿。則究無由至。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蓋遷別自有北邊之遊。但不知此段遊蹤定在何時耳。不可攷矣。屈原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此遊蹤卽二十南遊。

闕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鄴臻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卽過梁楚。以歸時事。

史記所本

本傳云。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裴駟全采此段爲集解序。攷藝文志。春秋經。左氏傳外。有國語二十一篇。亦左丘明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又諸子儒家別有陸賈二十三篇。世本今已亡。而楚漢春秋亦亡。今所傳陸賈新語。釋其文。卽列於諸子之儒家者。絕非楚漢春秋。而篇數只有十二。無二十三。子長於酈生陸

賈傳贊云。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則知本十二。漢書乃言二十三。傳寫誤也。

史記刪立體例

司馬遷創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卽班、范稱書。陳壽稱志。李延壽南、北朝稱史。歐陽子五代稱史記。小異其名。各史皆改稱志。五代又改稱考。世家之名。晉書改稱載記。要皆不過小小立異。大指總在司馬氏牢籠中。司馬取法尙書及春秋內外傳。自言述而非作。其實以述兼作者。

新唐一百九十七卷循吏傳云。李至遠譔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周事載於經傳。諸子者已詳。何勞復用史記體。強作編次。此爲牀上安牀。德棻稱之。無異兒童之見。

史記先本紀。次表。次書。次世家。次列傳。漢書同。晉書載記。五代史世家附於末尾。蓋以僭僞諸國。自不使居傳之前。非必立意欲與史記別異也。若新唐書改爲先志後表。宋、遼、金、元皆然。此則特變史記之例者也。魏收北魏書并改志居傳後。蓋收先著紀傳奏上。以志未成。奏請終業。然後又續十志上之。自云。志之爲用。網羅遺逸。晚始譔錄。彌歷炎涼。是以綴於傳末。而五代史亦從之。此變中之變也。史記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斷語也。而班氏改稱贊。陳壽改稱評。至范蔚宗又改稱論矣。而又系以贊。論爲散文。贊爲四言詩。沈約宋書改論稱史臣曰。惟趙倫之等傳一卷無論校者以爲非約原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

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並同。五代史論直起，不加標題，而輒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論無贊者，宋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周書、隋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宋、遼、金三史也。論贊並用者，晉書、南齊書、舊唐書，而南齊書志亦有贊。宋、遼二史本紀稱贊，列傳稱論，則變之尤者。晉書中間有唐太宗御論，改稱制曰。但如王羲之傳，制專論其善書一節，則知太宗當日特偶然論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論。史臣特援入之以爲重耳。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又贅侍中鄭國公魏徵論一段。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難用其父所作論，稱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此皆思廉之謬。至於李百藥北齊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矣。而其餘紀傳，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有論贊俱無者，有論贊俱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曰，參差不一。蓋因北齊書多亡，僅存者十八篇，其餘皆後人取北史充入，故體例錯亂如此。若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無論贊，則幾不足以爲史矣。要總未有能出史記之範圍者。

十篇有錄無書

漢司馬遷傳著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云：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自序末段，裴駟卽引此注注

之。而兵書二字作律書。索隱於自序末則云。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今攷景紀見存。是遷元文。不知張晏何以言遷沒後亡。且此紀文及贊。皆與漢書景紀絕不同。又不知索隱何爲言以班書補之。其武紀則是褚少孫所補。禮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亦是子長筆。非後人所補。不知張晏何以云亡。兵書卽是律書。觀自序自明。師古謂本無兵書。以駁張晏。誠誤。但今律書見存。卽是兵書不亡。而張晏何以云亡。索隱亦誤會也。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惟太始以後後人所補。其前仍是子長筆。何以云亡。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元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爲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而褚龜策傳末則云。太史公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然則今所有龜策元文。出子長者。褚所未見。又不知以何時出而得行也。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書。而不置一詞。其贊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褒親親。自古至今。由來久矣。非有異。故弗論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辭。爛然可觀。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長筆。據文雖未定之筆。亦不可云亡。而張晏何以云亡。其後則有褚先生曰。臣好觀太史公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而傳之。據贊則取

封策以當世家者。亦子長所爲。而褚乃以爲其自所編列。是皆不可解。索隱據褚之言。以爲褚所補。傳靳傳俱是子長元文。並無補續。又不知張晏何以云亡。然則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文。

褚先生補史記

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說已見上。而褚所補。亦惟武紀。其餘特附益於各篇中。如贅疣耳。武紀之補。固屬可笑。其餘皆鄙瑣無謂。或冗複混目。已詳見各條。惟外戚世家有數句可取。至若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補武帝末年侯者四人。昭宣時所封及元帝初元間封者一人。張蒼傳末附征和以後并宣元諸相車千秋。韋賢。玄成。魏相。丙吉。黃霸。匡衡。此等雖無害。然史記本訖天漢。亦何勞贅述。其平津侯傳末附太皇太后賜公孫弘後當爲後者。關內侯爵詔一通。又采入漢書贊一篇。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云。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攷張晏謂褚爲博士在元成間。此非褚筆明矣。

徐廣音義

裴駟松之子。宋南中郎參軍。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見宋書六十四卷及南史三十三卷。其自序云。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史記音義。竈有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攷宋書

五十五卷徐廣本傳云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云云此傳敘述頗詳並不言廣注史記晉書八十二卷本傳南史三十三卷本傳並同蓋偶然漏略諸傳沿襲不補

廣即太子前衛率
適字仙民之弟

裴注所采

裴注於尙書則引鄭玄馬融王肅注不但引僞孔安國於左傳則引賈逵鄭衆服虔注不但引杜預於穀梁傳則引麋信注不但引范甯於國語則引賈逵唐固注不但引韋昭於孟子則引劉熙注不但引趙岐於戰國策則引綦母邃孫檢注不但引高誘又引尙書大傳韓詩章句司馬法孫子兵法尸子魯連書皇覽楚漢春秋茅盈內紀劉向別錄譙周古史攷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宋忠世本注左思齊都賦注王肅禮記注諸書今皆亡藉其采用存千百之一二亦爲有功所引雖係隨手掇拾非有鑒裁然亦博雅

古書見
存爲其

所引者
不數

裴注下半部簡略

裴注上半部頗有可觀其下半部則簡略甚至連數紙不注一字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於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瓚及蔡謨漢書音義裴所自爲者十無一二漢書之所取者史記也今史記注反取漢書注以爲注陋矣大約自戰國以前關涉經傳者尙屬用心一入漢事卽無足取

索隱改補皆非

索隱凡三十卷。前二十八卷。貞采徐廣、裴駟、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己意。案文申義。自序一篇附於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降之意。大旨謂五帝之前。當補太皞庖犧氏、女媧氏、炎帝神農氏。并於其前。又追補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總稱三皇本紀。又欲將秦本紀、項羽本紀俱降爲世家。又謂惠帝事不當沒之。而入於呂后紀中。欲依班氏分爲二紀。又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張耳、吳芮諸世家。又欲將列傳中吳王濞升入世家。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衡山升入世家。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又欲將陳涉世家降爲列傳。又謂外戚不當入世家。其意蓋亦欲降入列傳。又謂子產、叔向不宜入循吏傳。欲於管晏後補吳延陵、鄭子產、晉叔向、衛史魚等傳。又欲分老子與尹喜、莊周爲一篇。韓非別入商君傳末。又欲抽魯連與田單爲一傳。鄒陽與枚乘、賈生爲一傳。屈原與宋玉等自爲一傳。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夷之下。大宛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貞所改補如此。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於此。惟三皇本紀一篇。贅於卷末。然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衛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愚謂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皆非是。至其又欲分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世家各爲一篇。作六篇。案今本固爲六篇。而貞言如此。則不可解。意者此即所謂八十卷本之分卷邪。但子長於留侯下

有陳平、方縱以絳侯而貞所舉留侯下卽絳侯則又不可解。

貞所移易篇次有非是者有似是而不必者如老韓同傳正以老子清虛不有其身故無情則必入於深刻故使同傳今乃謂其教迹全乖而欲移之眞強作解事李廣衛青事蹟與匈奴相出入故以匈奴參錯於二人之間今移之亦非司馬相如次西南夷下者亦因相如實欲通西南夷者移之則非其本意其餘皆多事而無謂不必也惟惠帝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年年二十三而崩史記將惠帝事亦入呂后本紀此則似不如漢書別立惠帝紀爲妥然此惟漢書斷代爲史立體必應如是若史記本自疏闊周七八百年只一紀漢每帝一紀已自詳近略遠惠帝無紀亦復何害。

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但不知孰謂三皇孰謂五帝僞孔安國尙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與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攷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杜預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玄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似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於黃帝爲一代而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數五帝本之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

則義、農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困學紀聞十一卷引五峯胡氏說易繫以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大謬。而僞孔之謬尤可知矣。索隱謂僞孔說惟皇甫謐帝王世紀與之同。豈知孔卽謐之所假託。自譔自證。以售其欺者乎。要之義、農爲皇。尙少一皇。不足三數。故司馬貞必欲追補三皇。先取義、農。從鄭玄據春秋緯。配以女媧。猶之可也。乃復於其前追紀天皇、地皇、人皇。則甚誕。鄭樵、陸唐老皆以三皇冠於五帝前。若劉恕、陳桎則於三皇前又追敍盤古。皆非也。

十七史商榷卷二

史記二

般本紀裴注誤

般本紀盤庚涉河。南治亳。裴駙引鄭玄曰。治於亳之般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般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案。尙書疏引鄭注。以亳在偃師。若皇甫謐則以亳爲梁國穀熟縣。此妄談也。詳尙書後案。皇甫謐曰四字。裴駙妄加。裴於經注援引多誤。今不暇詳辨。

始皇本紀贊後人所亂

秦始皇本紀太史公贊。采賈生之言。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起。至是二世之過也。凡二千四五百字。今攷此文。見賈誼新書卷一過秦上中下三篇。予所藏係宋淳祐八年刻本。最爲可據。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而社稷安矣。爲下篇。若如今本史記。則司馬遷所采。乃倒其次。以下篇爲上篇。上篇爲中篇。中篇爲下篇矣。又陳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云云。卽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若果本紀內已有此一段。則兩處重出。不但遷必不如此。卽庸陋如褚先生。亦不應至是。今試取賈誼原書尋繹之。

上篇是專責始皇。而每以陳涉與六國相形。以見其不施仁義。故前之滅六國易。後之亡於陳涉亦易。中篇亦數始皇罪惡。而下半篇卻歸罪二世。下篇則兼責于嬰。故每並稱三主。其次第甚明。再取徐廣及裴駟。司馬貞注詳翫之。則知司馬遷當日實取過秦中。下二篇爲始皇本紀贊。上篇爲陳涉世家贊。而中。下篇亦仍就賈生元次。未嘗倒其文。班固所見司馬氏元本本如此。徐廣亦見之。本紀贊中秦孝公云云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乃魏晉間妄人所益。後人見其與世家贊重出。疑出褚少孫手。於是又妄改世家贊太史公曰爲褚先生曰。

始皇本紀贊末段云。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云云。各本並同。愚謂上司馬遷三字衍。未當絕也之下脫司馬遷曰四字。

江西江東

史記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九月。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天亡秦之時也。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蘄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本紀又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陳涉命。立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又范增說項梁曰。君起江東。又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

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羽曰我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臣瓚云烏江在牛渚以上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言會稽守治則今之蘇州府治也而江西則古人西北通稱非以對東乃得稱之若三國志吳主傳曹公恐江濱郡縣爲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吳宗室傳謂孫權初統事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而孫策傳則謂策說袁術乞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又言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又策臨死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彼時策之所有會稽吳丹楊豫章廬陵五郡則所云江西江東約略可見要皆據大勢約略言之非有劈分定界

鄭注非康成

項羽本紀懷王都盱台裴駟引鄭玄曰音煦怡案康成不注史漢此所引鄭注當是鄭德漢書羽傳此下亦無鄭德注不知裴何據常熟毛氏索隱謂宋刻鄭德誤作鄭玄則此亦宋人妄改

項氏謬計四

項氏謬計凡四方項梁起江東渡江而西并諸軍連戰勝及陳涉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天下之望已繫於項梁若不立楚懷王孫心卽其後破死於章邯之手而項羽收其餘燼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唱